

克莹 著

患难
情缘

老舍与胡絮青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患难情缘

老舍与胡絮青

克莹 著

责任编辑 杜宇民

装帧设计 孟献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患难情缘:老舍与胡絮青/克莹著,-合肥:安徽人民出版社,
1999.10

(名人伉俪丛书)

ISBN 7-212-01709-4

I. 患… II. 克… III. ①老舍-生平事迹 ②胡絮青-生平事迹 IV
.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2656 号

患难情缘·老舍与胡絮青

克 莹 著

出版发行:安徽人民出版社

地址: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:230063

经销:新华书店

印刷:合肥义兴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8.5 字数:200 千 插页:50 幅

版次: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212-01709-4/G·253

定价:13.50 元

印数:00001—05000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

胡絮青给作者的一封信(代序)

克莹老友：

你好！

你所说录音的事（指采访一事——编者注），说实话，我并不想做。一则很费时间和精力，我毕竟年岁大了，有些力不从心；二则我的一生平淡无奇，没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。

如果你执意要做，我也只有舍命陪君子了。只是要慢慢来，每次以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为好，你看怎样？

不久，我要在北京美术馆办一个画展，眼下正在准备，这又会占我不少时间。你知道，年初我曾到深圳，也是办画展。一年之内办两个画展，本是我无力承受的，但朋友们热情鼎助，又盛情难却，我只有顺从了。颇似你要替我录音写文章。

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，好处是本分、实在、老实、尽力去做。如果说，做了点事，留了点痕迹，都是我尽心尽力的印证吧。我的画，我的文，是我的脚印。它们说明，一个平凡的女子认真走了一生，不甘心白活一世，在自己能力

之内，尽最大可能，把自己的事做好，竟也是一种活法，一种多么土、多么平常、多么不起眼的理想，是无心称作浪漫的浪漫啊。回首往事，竟也十分愉快，不觉自己也有些惊诧。

你送来的非洲种巴西木长得已有一人高了，一年之内，惊人之至，完全是欣欣向荣的化身，人见人爱。

我的三叉神经还是隐隐作痛，常常捣乱。哎。

写多了，打住。你也多多保重，不要太累。

胡絮青

1998. 7. 30

目 录

胡絮青給作者的一封信(代序)	1
一 “小羊圈”胡同	1
二 刘大叔送老舍上学	11
三 “母亲給予我的是生命的教育”	18
四 佛缘与尘缘	23
五 伦敦的雨雾	40
六 胡家有女初长成	58
七 无意插柳	68
八 “媒妁”之言	73
九 圓了有家的梦	80
十 毀家纾难	98
十一 武汉有战事	105
十二 西迁重庆	117
十三 战时西北行	123

十 四 话剧抗敌	130
十 五 生死两茫茫	145
十 六 为老舍“祝寿”	156
十 七 去国心事重	162
十 八 美国之行	169
十 九 “我热爱新北京”	182
二 十 丹柿小院	190
二十一 龙须沟的故事	197
二十二 胡絮的画家梦和菊花情	203
二十三 年趣	214
二十四 儿女情长	219
二十五 《茶馆》内外	224
二十六 风雨欲来	230
二十七 沉默的太平湖	236
二十八 “总理是最了解我的”	251
二十九 迟来的悼念	259



— “小羊圈”胡同

老舍，出生于1899年2月3日，正好是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那天，春节在即，所以得名舒庆春，字舍予。他是从1926年8月开始使用笔名“老舍”。

老舍的父母亲都是满族人。父亲叫舒永寿，属于正红旗。母亲马氏，为正黄旗。八旗兵，是清代兵制。太祖努尔哈赤始建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正蓝四旗。后来因部属增加，又增编镶黄、镶白、镶红、镶蓝四旗，共为八旗，专统率满人。正黄、正白和镶黄称为上三旗，是清帝自己直接统率的亲军；其余五旗，称为下五旗，由满洲贵族统率，到皇太极时，先后又增编蒙古八旗和汉人八旗，以统率所属的蒙古人和汉人，共为二十四旗，凡是“八旗兵”的男人都以当兵为职业，所得的薪水称为“钱粮”，俗称“铁杆庄稼”。

老舍的父亲，职业是护军，以保卫皇宫为职责，每月的“钱粮”是三两银子，再加上春秋两季俸禄领的粮米便是他的全部收入，以此养家糊口。父亲虽是旗兵，可是已经失去了200年前的叱咤风云的气势，“他没有职位戴上顶子与花翎。北城外的二三十亩地早已被前人卖掉，只剩下一亩多，排列着几个坟头儿。旗下分给的住房，也早已被他的先人先典后卖，换了鸭子吃。”老舍在《正红旗》下这



样描述了他出生前家境的变迁。

老舍出生时,父亲惟一的家产,就是父亲和姑妈合着住的一所小院和几间房子。说到这所房产,他记述说:“据说,我的曾祖母跟着一位满族大员到过云南等遥远的地方,那位大员得到多少元宝,已无可考查。我的曾祖母的任务大概是搀扶着大员的夫人上轿下轿,并给夫人点烟倒茶。”“只记得我们的房子是她购置的。”这就是老舍母亲每月得到“钱粮”后,不用发愁付房租的原因。



老舍降生在北京新街口南大街小杨家胡同8号(原小羊圈5号)院内北房东间

老舍的母亲生于德胜门外“蓟门烟村”附近的一个小村里。老舍在《我的母亲》一文里这样记述了这个地方:“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,土城儿外漫,通大钟寺的大路

上的一个小村里。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,都姓马。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,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中,也有当兵的、做木匠的、做水泥匠的和当巡警的。他们虽然是农家,都养不起牛马,人手不够的时候,妇女便也需要下地做活。”

一个普通的护军和一个贫穷的农家女儿,支撑着的是一个贫困的家庭。老舍的母亲在老舍出生前,她已生养了4个女儿和3个男孩,算上老舍这个“老儿子”一共8个孩子,但后来长大成人的只有老舍和她的大姐、二姐、三姐和三哥。这不能与贫穷无关。

老舍的出生地,是北京西城一个极小的小胡同,当时叫“小羊

圈”，后来改叫小杨家胡同。“小羊圈”位于护国寺背后，由平安里往北走，过了护国寺大街，就是一个狭小的小胡同——“小羊圈”。由于胡同很小，如果不是有意去寻找它，很容易被忽略过去。这个“小羊圈”不仅狭小，而且曲折。胡同最宽的地方不过一米半宽，窄得只能骑辆自行车进出。“站在胡同口往里一看，半截小巷，只有三块方砖那么宽。进胡同走不了十几米，迎面被一间房子的后墙挡住。先到墙根，胡同又向北折了弯儿，再走，眼前才豁然开朗，‘小杨家’曲里拐弯地伸展开去”。^①这块“豁然开朗”的地方，老舍后来称它为“小羊圈”的“胸”，它也只不过有一米半宽。再往前走，过了“腰”，一块空地，就是比“胸”大两三倍的“肚”了。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里说：“说不定，这个地方在当时或者真是个羊圈，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北平的胡同那么直直的，或者略有一两个弯儿，而是颇像一个葫芦。”葫芦“嘴”是那么窄的，葫芦“脖子”是那样细长，葫芦“胸”是个圆圈，最后是葫芦“肚”。

这个“小羊圈”胡同，是没有人来打扫街道的，它常年是脏乱的。在老舍当年住的五号院后面，还有个类似龙须沟那样的大坑，那是“小羊圈”胡同居民倒垃圾、脏水的地方，它是蚊蝇的大本营，又是些死猫和腐鼠掩埋的坑地。

“小羊圈”胡同的房屋，有稍微整齐一点的，但多数是破旧的危房。冬天，八面透风，屋里水缸的水连白天都会结冰；刮风下雨的季节，家家户户提心吊胆，怕漏雨、塌墙；每到伏天，暴雨袭击时，全家人不是怕漏雨湿了棉被，而是惧怕房屋塌倒，大人孩子死于梁棚之下。所以每逢此时，全家人都要坐着等待雨过天晴。这是一个贫苦人和下等人聚居的地方，他们当中有糊棚的，有当兵的，有做小买卖的，有当伙计的，有卖艺的，有出卖苦力和做仆人为生的。

“小羊圈”的居民，生活是极其简朴的。老舍说：“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的小胡同里，住着赤贫的人家，也住着中等人家。即使是中等人家，对吃饭馆这件事也十分生疏。”“我们都每日

只进两餐，每餐只有一菜——冬天主要是白菜、萝卜，夏天是茄子、扁豆，饺子和打卤面是节日的饭食。在老京剧里，丑角往往以打卤面逗笑，足证并不常吃。至于贫苦的人家，像我家，夏天佐饭的‘菜’往往是盐拌小葱，冬天是腌白菜帮子，放点辣椒油。还有比我们更苦的，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。它是最便宜的东西，一两个铜板可以买很多。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食或菜叶子掺在里面，熬成稀粥，全家分而食之。”^②

就是这样过日子，也是人不敷出，因为人们挣得太少了，以致不得不经常靠赊账过日子，形成了寅吃卯粮的传统。这就是，领到了银饷便去还债，还了债，手中的钱已所剩无几，就再去赊着过日子。这条“小羊圈”胡同的家家户户的门垛子，差不多都被画上了许许多多像鸡爪子型的记号，这由五道儿一组的白道道，就是赊欠的账。领到钱粮之后，按照标记还钱。老舍的母亲是一个节俭的人，她尽量叫自家门垛子上的“白鸡爪子”越少越好。

老舍降生的时候，母亲由于分娩的折磨差点儿昏死过去。那年，母亲已经41岁，由于岁数大，长年操劳，孕期没有任何滋补，分娩时无人帮忙，天气又冷，母亲差点儿昏死。老舍的小姐姐手足无措，她甚至把刚出生的小弟弟放置一边忘记照管，多亏已经出嫁的大姐赶来，她把小弟弟揣在怀里才免于冻死。3个小时后，母亲才又睁开了眼。事过之后，左邻右舍，对老舍母亲当时背过气去是中了煤气，还是别的缘故，议论纷纷，但异口同声地说老舍这个孩子命大。

老舍出生的那年是公元1899年，清朝光绪二十四年，是戊戌年，按阴历算，是狗年的年尾，老舍的姑母给他起了一个极难听的外号：“小狗尾巴”。属狗本来和其他十一属相并不存在什么区别，但是姑母的“狗尾巴”、“小狗尾巴”却叫老舍心存芥蒂。所以老舍小时候总是说他是糖瓜祭灶的那天生的。他在《正红旗下一》书中对此有着力的描写：“那的确是良辰吉日！”“……我是腊月二十三

日酉时，全北京的人，包括着皇上和文武大臣，都在欢送灶王爷上天的时刻降生的呀！”“在那年代，北京在没有月色的夜间，实在黑的可怕，大街上没有电灯，小胡同里也没有个亮儿，人们晚间出去若不打着灯笼，就会越来越怕，越怕越慌，迷失在黑暗里，找不着家。”“可是，在我降生的那一晚上……大街上有多少卖糖瓜与关东糖的呀，天一黑，他们便点上灯笼，把摊子或车子照得亮堂堂的。天越黑，他们吆喝的越起劲，洪亮而急切。”“再听吧，从五六点钟起，已有稀疏的爆竹声。到了酉时左右（就是我降生的伟大时辰）连铺户带人家一齐放起鞭炮……花炮的光亮冲破了黑暗的天空，一闪一闪，能够使人看见远处的树梢儿。每家院子里都亮那么一阵，把灶王爷请到院中来，燃起高香与柏枝，灶王爷就急忙吃点关东糖，化为灰烬，飞上天空。”“灶王爷上了天，我却落了地。这不能不教姑母思索思索：‘这小子的来历不小哇！说不定，灶王爷身旁的小童儿因为贪吃糖果，没来得及上天，就留在这里了呢！’这么一想，姑母对我就不得不在讨厌之中，还有那么一点点敬意！”

老舍降生的时候，父亲正在值班守护皇城。当他清晨交了班回到家中时，从大女儿口中得知：又添了一个小弟弟，而妈妈分娩时昏了过去，直到半夜才醒来。父亲为他们母子平安而庆幸。父亲的高兴是可以想像的。母亲生过两个儿子，都没有养活，没有活多大。此刻他一改寡言少语的常态，不但老是笑着，而且也先开口对大伙儿说话，他几乎是见人便问：“这小子该叫什么呢？”

好景不长。一场浩劫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，降临到“小羊圈”胡同，也降临到老舍一家人的头上。1900年，英、美、俄、德等八国联军，为了镇压义和团，扩大对华侵略，大举进攻中国。7月攻陷天津，8月就攻陷北京。联军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

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，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吓破了胆，置北京的百姓于不顾，逃到西安，使北京遭受了震惊中外的大浩劫。

老舍的父亲是保卫皇城的护军，他的职责就是保卫这座皇城，

与之共存亡。其时，他和伙伴们也不知皇太后和皇帝已经逃跑的消息，他们正面临着被武器先进、实力强大的八国联军全部歼灭的结局。

护城的中国士兵，在通往皇宫的正阳门与实力强悍的攻城联军相遇，进行了一场实力悬殊、一场壮烈而毫无胜利希望的搏斗。当时，中国士兵使用的武器比洋人落后，老舍父亲身上挎着生了锈的腰刀，背着抬炮和许多黑色火药做的弹药；而八国联军用以摧毁正阳门的是当时先进武器——烧夷弹。结果，正阳门的箭楼被炸掉了半个门楼，燃起了大火。火星溅落在护军的周围，引燃了他们身上携带的黑色弹药，老舍的父亲被火包围了。

当时，北京城万巷空寂，能逃出城的早已逃奔，没有出城的都躲在家里，他们祈望着护军和城外的义和团能抵抗着土匪般的八国联军，保住北京城。

抵不住烧夷弹袭击的护军士兵终于溃退败阵，四下逃散。一名士兵路经南长街，进到半敞着门的南恒粮店，要找点水喝。一低头，看见一位受了重伤的护军倒卧在地，兴许他也是进来找水喝的。

原来他们是亲戚，刚进来的士兵是老舍母亲的表侄，而倒卧的人正是老舍的父亲。老舍父亲的腿和脚已经肿得很粗，布袜子和裤脚带早就穿戴不住。此刻他已不能说出一句话来，费了很大的劲，把那双布袜子和裤脚带交给了表侄，示意他带回家，报个信。

表侄不肯把老舍父亲一人置于粮店，他执意要背表姑父走，而表姑父心里明白，从南长街到护国寺是极长的一段路，而敌军很快就会破城而入，他会连累了好心的表侄，所以坚决不肯。

表侄抱着袜子和裤脚带，哭着跑回了家。到家后，全身哆嗦地把袜子和裤脚带送到了表姑手里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八国联军紧接着进了城。舒家在此时既要不到车，更没有人，无力去寻找父亲了。舒永寿这位忠于职守的护军，遍体烧伤，无医无药，甚至连一口水都没喝到，经受了漫长而痛苦的折磨后，他凄惨地离开了人间。

埋葬父亲的那个小木盒里，只放了那双布袜子和那副裤脚带，纸上写着他的姓名和生辰八字。全家人哭成一团，埋葬了一家之主。表侄的痛苦更难从心头消除，他一辈子怨恨自己：还算个男子汉吗？愣是没把受伤的亲人背回来，让他孤单地受尽凄凉惨痛煎熬而死去。他感到没脸见人。

惨无人道、嗜血成性是帝国主义侵略军的本性。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城，一场震撼世界的大浩劫就落到了手无寸铁的百姓头上。他们不放过一条大街小巷，挨家挨户地扫荡一空。第一批刚走，第二批又来，一遍一遍地就像梳头发那样，搜刮得一干二净。他们遇到勇于反抗的男人就杀，见了妇女就奸污；见了稍有价值的一概抢走，这伙洋鬼子们不给北京百姓留下一点活路，刹时，北京成了恐怖城。

在“小羊圈”胡同里老舍的家，刚刚蒙受大难，埋葬了一家之主，也免不了“洋兵”明火抢劫的糟践。第一批“洋兵”进了院，家里的大黄狗叫着扑向这些凶神、煞神，他们竟一刺刀就把大黄狗刺死；再关上门也没有用，母亲和三姐索性蹲在墙根底下等着第二批、第三批。明里摆着的东西都被第一批搜刮尽了，所以第二批“鬼子”比第一批搜得更凶，他们不仅不放过每间屋，还要对每件家具都要翻腾到底。老舍母亲的炕上那两只用了多年的旧木箱，里面放着些破衣烂衫，“鬼子”也把这两只箱子翻了个底朝天。

等到这场搜刮完结，“鬼子们”扬长而去，母亲才发现，睡在两只箱子旁边的一岁半的老舍，正被“洋鬼子”翻倒的大木箱扣在了里边，母亲赶紧搬開箱子，娃娃仍在熟睡未醒。幸亏他未出一声，这救了他一条命。不然捅死一个瘦弱的小娃娃，不比捅死那条能叫着跳着扑向“洋兵”的大黄狗省事多了？何况这些凶狠残暴的“鬼子”正因为一无所获而怒气冲天而无处撒野呢！

老舍对八国联军，对侵略者的残暴本质，不是后来从书本上才认识到的，像现在的孩子那样。他父亲的惨死和他自己亲身经历，

让他永生不忘。

老舍的父亲去世以后,老舍童年生活更加穷困、惨淡。

首先,当护军的父亲去世后,给寡母的钱饷每月由三两银子减去一半,只发一两五钱银子,加上哥哥还能领取一两五,一共三两银子,而且银子的分量越来越少了,发的也不准时了。于是,门垛子上的鸡爪子记号就越发多了起来。父亲在世的时候,“除门外的小贩而外,母亲只和油盐店、粮店发生赊账的关系。我们不懂吃饭馆,我们与较大的铺户如绸缎庄、首饰楼、同仁堂老药铺等等都没有什么贸易关系”。老舍在《正红旗下》里还说,那时,“即使关下银子来,母亲也不能有喜无忧。”而现在母亲不得不拼命地洗衣裳和做活,出卖劳动力来养活一家人了。

母亲终年不歇息,她白天要洗上几大盆衣裳,就连屠夫们送来的脏得黑炭似的臭布袜,她也给洗得透出布丝的白净。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,那是不断地洗衣裳的脏水浸泡的。晚上母亲又和三姐在一盏小油灯下,给人家缝补衣服或做粗布衣裤和老布袜子,每天都要熬到深夜。老舍说:“她终年没有休息,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,桌椅都是旧的,柜门的铜活已残缺不全,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,残破的铜活发着光。院中,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,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,年年夏天开许多的花。”^③

由于生活的清苦和劳累,母亲没有足够的奶水喂着老舍,他常因饥饿而啼哭。母亲不得不以半汤和糕干粉打浆糊给他充饥,这使他得不到婴儿应有的营养,使得老舍到3岁上还不会讲话和走路。老舍还坐不好的时候,母亲和三姐把他扶在被垛上趺起着;等他能坐得硬挺些的时候,他就坐到炕上,围着母亲和三姐看她们做活。她们把絮棉被的一小块棉花,一根做针线活的小线头或小布头给他;在偶尔吃顿面食时,把一小团揉好的面疙瘩扔到他的小手里,他就快活地以此为伴,消磨着他的单调、寂落,以自己幼小的心

灵,想像着制作各种“玩具”,磨炼自己的智慧。

当他能下地走动时,又在佛桌下面被尘土盖着的横板上,发现了《三侠五义》和《五虎平西》,其中一本全是小人画。于是,这本有小人儿的书便被他视为宝贝,而且从此懂得:除了所认识的人以外,还有些人是生长在书里的。

随着年龄的长大,他的胆量足以使他敢到存放破烂的南屋去探险了,他的新发现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快乐:找到了十几个捏泥饽饽的模子和几个染好颜色的羊拐子。他想,这“也许是哥哥学徒去的时候,把它们藏在了那里吧?不去管吧,反正我有了好玩的东西,我的生命骤然的阔绰了起来!”^④他请三姐给缝了个装羊拐子的小布袋,又自己动手调黄泥,“造出不少的泥饽饽来,强迫着小姐姐收买;她的钱便是些破瓷器儿”。刮风下雨的时候,街门洞那二尺宽的场地,就是他和小姐姐玩耍的地方,他占据那块倚门的大石头,和小姐姐高声唱着:“小小子,坐门墩……”

走出老舍家这个狭窄的院子,大门口外面,那两棵大槐树底下,更是老舍和三姐玩耍的好场所。从春天起槐枝抽芽,槐荫撒了满地,紧跟着那槐虫便垂丝而下。他们常常在树下捡槐虫,编槐花,老舍不知在这里曾消磨过多少光阴,啼哭过多少回。

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老舍的童年早就与母亲、姐姐分担家务。许多年后,他写道:“他们做事,我老在后面跟着。他们浇花,我也张罗着取水,他们扫地,我便撮土……”姐姐“帮助母亲洗、做;我在一旁打下手儿——递烙铁、添火,送热水与凉水等等。我也兼管喂狗、扫地和给灶王爷上香。我必须这么做,以便母亲和姐姐多赶出点活计来,增加收入,好在除夕与元旦吃得上包饺子。”^⑤

老舍住在“小羊圈”,他童年时期走得最远的地方,也就是随母亲到姥姥家,去到离姥姥家不远的大钟寺附近、舒家的墓地给父亲上坟。装着父亲的布袜子和生辰八字的那个小盒子,就埋葬在舒家墓地里。在《月牙儿》中的一段文字,仿佛就是他记忆中上坟的情

景：“那是一个冷天，妈妈带我出城去看爸的坟。妈拿着很薄的一摞儿纸。妈那天对我特别的好，我走不动便背我一程。”“我们娘儿俩，妈不说话，我也懒得出声，什么都是静寂的；那些黄土路静寂得没有头儿。天是短的，我记得那个坟：小小的一堆儿土，远处有些高土岗儿，太阳在黄土岗儿正头斜着。妈妈似乎顾不得我了，把我放在一旁，抱着坟儿去哭……”

关于“小羊圈”胡同，关于他出生的那个院子以及他童年的生活，老舍怀着深情作过详尽的描写。他说：“这些个记住不记住都没大要紧的图像，并不是我有意记下来的，现在这么述说也并不费什么心力；它们是自自然然的生活在我的心里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！一张旧画可以显着模糊，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，永不褪色。”^⑥是呵，“小羊圈”和老舍的整个的童年，和他的亲人——父母兄姊的生死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。“小羊圈”胡同，是他人生的摇篮。当他走出这个最小的胡同，成为作家以后，他以历史见证人的有力的大笔，写出了反映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的悲壮诗篇。这就是以“小羊圈”作为地理背景和活动舞台的三部小说：《小人物自述》、《四世同堂》和《正红旗下》。

这三部小说，在世界文坛上，都是被公认为老舍最杰出的作品。尤其近百万字的《四世同堂》堪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品的佼佼者。

“小羊圈”胡同，使老舍和北京社会底层劳苦群众结成血肉联系。在他成为作家以后，老舍在他作品中所描写的对象——城市贫民，对底层劳苦群众的痛苦的了解，是比和他同时代作家了解得更深。如他所说的一样，那是“仿佛渗透在我的血里，永不褪色”的。

【注释】

①李犁耘：《老舍在北京的足迹》，《燕都》1986年第3、4期。

②老舍：《勤俭持家》，《老舍文集》第14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。

③④⑤⑥老舍：《我的母亲》，《老舍文集》第14卷。